

于少保萃忠全传

明·孙高亮 撰

天说 明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于少保萃忠全传

大说书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 军

复 审：李广洁

终 审：王梦辉

责任印制：李 林

大说明丛书
于少保萃忠全传
〔明〕孙高亮 撰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15号)

新华书店经销·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125 字数：148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ISBN 7—203—03913—7

G·1676 定价：8.00元

原 叙

予族世居吴山下，与忠肃公同里。先府丞公为公姊婿，得公居乡立朝事甚核。居恒窃念公勋著天壤，忠塞宇宙。今勿论海内学士、大夫，瞻斗杓而仰河岳，即田夫墅叟，粉黛笄衿，三尺童竖，语公事业，则颜开；谈公冤愤，则色变。百世之后，过公之里，谒公之像，有不且悲且泣，欷歔感动，想见其人者乎！独公生平事迹繁夥，未有完书。四方吊者，往往遗恨。里友孙怀石君，其先为公石交，传其事，与予所闻悬合，因哀采演辑，凡七历寒暑，为《旌功萃忠录》。夫萃者，聚也。聚公之精神、德业，种种丛备，与夫国事及他人之交涉于公者，首尾纪之，而后公之事迹无弗完也。盖雅俗兼焉，庶田夫墅叟，粉黛笄衿，三尺童竖，一览了了。悲泣感动，行且遍四方矣。

初，孙君之方纂是录也，患疽，病亟，公见梦焉。峨冠盛服，如所塑者，抚孙之背曰：“吾与若祖故人，来祐汝。”孙疽遂愈。岂公之精爽，预知孙君之意勤，而假灵以显其事耶？四方噩梦，一征之公若左券，不偶然也。孙君附公而名著，其子侄辈为诸生，又藉公之灵而翩翩艺文。孙君之获报，宁有既乎！予嘉而叙诸简首，为翼忠者劝。

目 录

第 一 回	于少保韶年出类	兰古春风鉴超群	(1)
第 二 回	张代巡特提进泮	范方伯交饷资家	(5)
第 三 回	虎丘山良朋偶会	星宿阁妖魅惊逃	(10)
第 四 回	同仁里夫妻合套	山东旅将相奇逢	(15)
第 五 回	于廷益大比登科	高孟升坚辞会试	(22)
第 六 回	莅广东备陈瑶疏	按江西鞠明奸恶	(25)
第 七 回	于侍御保友赴京	高征君辞爵归省	(31)
第 八 回	从御驾议收汉庶	至单桥谏免赵王	(34)
第 九 回	叱庶人骤升三品	旌义叟全活万民	(38)
第 十 回	于院示捐资劝谕	众民诵赈济歌谣	(42)
第十一回	戮淫僧救全少妇	矜老嫗规谏贤王	(48)
第十二回	化盗辨冤真盛德	判疑拔吏见无私	(53)
第十三回	王振恃权诛谏职	太后盛怒暂徇情	(57)
第十四回	权珰蒙蔽劝亲征	王师败绩于土木	(62)
第十五回	正统蒙尘北地	于谦扶掖朝纲	(67)
第十六回	景泰帝勉从登极	于尚书用计破兵	(73)
第十七回	徐理首倡南迁	于谦力争北守	(80)
第十八回	旧窗友赴京干谒	西和尚惊死教场	(84)

2 大说明 于少保萃忠全传

第十九回	也先假和索金帛	高磬剖臂纳纶音	(89)
第二十回	于公相形置地铕	杨俊诱捉喜宁回	(95)
第二一回	外国结连归和好	朝廷允奏遣臣僚	(100)
第二二回	李侍郎出使沙漠	罗少卿奉命遐荒	(103)
第二三回	遣使迎归上皇	安插永杜边衅	(107)
第二四回	于公荐贤置州县	徐瑄改讳治张湫	(110)
第二五回	神僧指水怪形藏	于公存海涵度量	(114)
第二六回	江渊为亲访智客	景泰立子建东宫	(118)
第二七回	两忠臣谏诤遭谴	女妖精遇正现形	(123)
第二八回	神卜幸邀元帅宠	忠臣得赐御医看	(129)
第二九回	良医诊出病源	御手亲烧竹沥	(134)
第三十回	启南宫英宗复位	掩北斗学士登台	(139)
第三一回	逢相意赃上奏疏	吐丹忠亲写供状	(142)
第三二回	西市上屈杀忠臣	承天门忠魂覿诉	(146)
第三三回	天顺帝评功悼枉	徐武功被勘作法	(151)
第三四回	有贞云阳谪戍	石亨谋逆亡身	(156)
第三五回	童先开髻得漏网	曹钦造反乱京城	(161)
第三六回	王师骈集擒奸党	有贞无法丧林泉	(166)
第三七回	孝子初上陈功疏	忠臣加祭赠褒封	(171)
第三八回	张痒生修神公像	姚盐台建忠节坊	(177)
第三九回	卢进士陈侑享表	傅巡抚上改溢疏	(181)
第四十回	列圣隆恩加溢荫	诸贤屡疏表旌功	(186)

第一回

于少保韶年出类 兰古春风鉴超群

少保公姓于，名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也。先世皆为显宦。公之祖名文大，官工部主事。尝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极忠烈，侍奉其遗像甚虔。公之父名彦昭，字英复，乃笃厚君子也。累德积行，好善喜施。年近四旬，每以无子为忧。忽一夜，梦一神人红袍金幘，立于彦昭前曰：“吾感汝祖父侍奉之诚，顷当为汝之嗣，汝宜勿泄。”彦昭辞谢不敢当。神用手一指，觉来，忙对妻刘氏说知。刘答曰：“我适才亦得此梦。”自后刘氏有孕。临产之际，正值大雨如注，雷电交加。偶然三司参谒巡按，一时骤雨，手下人役不曾带得蔽雨之物，因而暂歇彦昭门首，候雨住而行。当时于公产下，少刻晴朗，日丽中天。此是洪武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也。三司见雨霁遂行。

于公生下旬月之间，果然容貌魁伟，呱呱之声洪朗异常。杭族有弥月之庆，邻里亲友俱来贺喜。彦昭乃抱公出来，与众亲友观看。有邻老见之，叹羨曰：“此子真英物也！惜吾年老，不能见其显达，为可叹耳！”自后彦昭极其珍爱。抚养至四五岁时，遂取名曰谦。因梦中谢神不敢当之意，故名曰谦。

一日清明节届，彦昭同弟彦明，拉族人领公同往祖茔祭扫。因过凤凰台，其叔携公之手，同上台观看。叔曰：“今朝同上凤凰台。”公即应声答曰：“他年独占麒麟阁。”其叔并诸族人闻言，悉皆惊叹曰：“此吾家之神童也！”后于公七岁，又同叔父等祀祖回家，路从癸辛街过，见牌坊上写着“癸辛街”三字。其叔彦明对公曰：“癸辛街三字，上二字合着甲子支干；下一字又合着街道地名。吾一路思量，不能有对。汝若对得好时，我做一件小圆领与你。”于公笑而答曰：“此对何难？癸辛街可对子午谷。”其叔曰：“此真切对。但子午谷偶忘出处。”公即答曰：“《三国志》内，蜀将魏延对诸葛亮道：‘延愿得精兵五千，由陈仓道而东，当子午谷而西，不消十日，可到长安。’《通鉴》上亦有之。”叔与众闻说大惊，谓兄曰：“此子必昌吾家，宜善育之。”彦昭与弟并族人领公回家，明日彦明果制一小红圆领与公，乃曰：“他日服此以耀吾门。”公答曰：“敢不佩服。”惜乎彦明早亡，不及见公之功业，亦可慨也。

父彦昭一日同公立在门首闲玩。少刻，见一老者挑担新白鲞来卖。彦昭见之，唤此老问价。因价还得少，那卖鲞老者口中即唠叨曰：“你如何买得成新白鲞。”彦昭见说，面色通红，未及回言。忽然公从父肋下立将出来说：“我偏要叫你这老乌龟。”卖鲞老者见公是个孩子，便能骂人成对，心中惊异，乃大声骂曰：“小猴孙开口伤人。”公又应曰：“老畜生闭嘴饶你。”旁人见答，通笑起来，皆称奇异。卖鲞老者见公有此口才，心中惊服。

彦昭送公上学，公在学读书。一日先生出外访友，不在馆中。同窗学生在与公跳跃，共作旋蒙顽戏。忽然，先生走到，一时回避不及。先生看见，俱要责罚。于公忙上前禀曰：“先生不必加责，学生辈功课皆完，一时乘闲戏耍。如今任凭先生背书写字对课，若有一毫差错之时，任从先生责罚。”先生见说有理，即曰：“吾方才见汝旋蒙窜跳，甚是顽劣。吾即将此为题，汝若对得好时，方

免责罚；如其不然，必当重责。”公曰：“请先生出题。”先生曰：“手攀屋柱团团转。”公即对曰：“脚踏楼梯步步高。”先生又出一对曰：“三跳跳落地。”公又答曰：“一飞飞上天。”先生见对大喜，免责，欲责诸生。公复稟曰：“学生蒙师宽恕，亦乞一视同仁。”先生见说，击几叹曰：“此子长大，非凡品也！”

翌日，其父彦昭来拜先生，先生极口称公。因与父谈久，公巍然端坐读书。先生见之，曰：“子坐父立，礼乎？”公闻言，即出位而对曰：“嫂溺叔援，权也！”先生惊喜，谓其父曰：“令郎真英才也！”公父答曰：“不敢，皆仗吾师训诲之功。”言毕，作别而回。

延过数月，先生解馆。于公忽然病目，其母与公分开顶心，挽一丫髻，取其清目之意。公乃闲步，见前街一伙人丛聚闹嚷。公即往众人中挨身进去，看见一僧与人相面。众皆称曰：“果神相也。”于公闻言，乃慢慢挨到此僧面前。此僧一见公容貌，乃大喜异。遂用手扞其丫髻而戏之曰：“蛇头且喜生龙角。”公即昂面答曰：“狗口焉能出象牙。”众人见回此言，尽皆大笑。忽然天暗，渐渐雨下，众人一齐走散。公亦急急回家，不意眼痛路滑，蹉跌在地。众人见了，一齐哄笑起来。公虽跌倒在地，颜色不变，因见众人笑他，即坐地吟诗一首以诋之，云：

雨落忽绸缪，天街滑似油。

麒麟跌在地，笑杀一群牛。

众人见于公口中念出诗来，各各惊异称羨。公亦回家。

明日晨起梳头，谓其母曰：“今日眼目甚痛，乞母亲再挽一髻，导散顶心之火气。”母遂依公，乃挽三髻于上。早饭罢不多时，公又见一丛人围绕昨日那僧，仍在此处相面。公即往人丛中挨身进去。有人认得于公，皆让他进围。公遂立在此僧当面。那僧一见，喜动颜色，即扞其首而戏之曰：“三丫如鼓架。”公即答曰：“一秃

似樗槌。”众人见说，一齐大笑。那僧见笑，即对众曰：“诸君莫笑，此子骨格非凡，人莫能及。他日乃救时宰相也。”言未毕，只见旁边立着一人，纶巾羽服，丰姿飘逸，气宇轩昂，乃大声言曰：“和尚，汝之相术甚佳，惜未尽其奥理。”那僧见其人之容貌、语言，即忙施礼。众人见僧不相面，与那人会礼，皆散去。公亦回家。此僧就收拾相面行装，即请那道者同行，行不百十余步，早见一处雅致酒肆，僧人坚请道者进内而坐。不知道者何人，观后传可晓也。

第二回

张代巡特提进泮 范方伯交馈资家

当日僧人同道者共至肆中坐下。僧人乃叩问道者曰：“敢问仙翁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道者答曰：“吾乃四明人氏，姓袁名忠彻。柳庄吾之父也。”僧人见说大惊，忙拜于地曰：“原来是太常翁，闻名久矣！今幸一见，足慰生平之愿。吾闻老师在朝，为何至此？”袁忠彻笑而答曰：“汝不知吾父子之事。吾前蒙皇上圣恩，升授为太常卿之职，不愿在朝为官，甘乞遨游江湖，以阐明吾父子之术。复蒙圣主恩，着吾驰驿还乡，随处游玩。今吾发放人役，欲玩西湖之景。留连月余，因到城中，偶然遇汝，亦是有缘。”就问此僧法名，出家何处。僧人答曰：“小僧法名兰如，贱字古春。俗居富阳，出家径山寺。自幼慕老师乔梓麻衣之术，权以度日。何幸相逢，真天假其缘也。”当日古春就在肆中拜袁公为师。坐饮之间，古春细观袁公，果然丰姿潇洒，谈论风生。二人坐饮多时，古春问曰：“适间所见孩童，果有贵相。未审弟子有何失鉴之处，乞吾师指示。”忠彻笑曰：“汝相不差，此儿真济世宰辅之器。但惜乎不得善终。”古春忙叩曰：“吾师此相见于何处？”袁公曰：“此子两目炯炯，倏忽有时朝上，名曰望刀眼。日后为国家必然犯刑，

亦其数也。”因叹曰：“忠臣烈士，必不得令终。”又曰：“此子之貌，确肖宋朝文丞相之仪容。”古春见说，以首肯之者数次。复叩问袁公相中秘要，遂邀袁公到寓，再四恳求。袁公见其真诚，遂将心法一一传与古春。古春后来相术甚高，名闻海内。至今有《袁柳庄父子相书》、《兰古春歌诀》行世。

于公自从相面之后，心觉欣悦，眼目亦好。明春仍就学读书。瞬息之间，不觉又过一年，乃是永乐七年。正月初一元旦，家家贺年，其父乃命公往亲友家拜节。公乃穿其叔所赠红圆领，乘一匹骏马，着一仆随行。公正骑马往新宫桥小路冲出，不期巡按从新宫桥大街而来，公一时回避不及，代巡见是个孩子，唤手下人役勿令惊吓。又见公容貌端庄，举止自若，并无畏惧之态，即问曰：“小子何敢冲吾节导？”于公即答曰：“良骥欲上进而难收，正望前程耳。”代巡见其出语不凡，心甚奇异，乃问曰：“观汝此言，亦是读书之子。”公答曰：“颇读书几行。”巡按曰：“汝既读书。吾出一对与汝，若对得好时，重赏；如其不能，加罚。”于公即请出题。巡按因见公穿着红色衣服，遂曰：“红衣儿骑马过桥。”公即应声答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巡按乃大惊异，即问从役是谁家之子。左右有识者禀曰：“此是太平里于主事之孙，于彦昭之子。”巡按奇赏者久之。即命人到县，取银拾两，作为读书之资，仍送提学考试。至岁考时，遂补弟子员。入泮时，当永乐七年。公年方十岁也。

于公蒙按院送考进学，自后只在中读书。三月间清明节至，公欲回家祭祖，取路投昭庆寺来。闻得三司在寺内饮酒，公乃徐步进寺观看。有书吏人等认得于公的，皆沸沸言说：“前月巡按送提学考选进学的小秀才，在此观看。”三司闻得此言，乃问众吏役。吏役人皆禀说是。三司曰：“快请来见。”众吏役等一齐来请于公。公昂然过来，相见三司。三司见公俱出位，即叫长揖，不必行礼。

于公礼毕。三司见公仪表举止，尽皆敬重。三司问曰：“小生员就是张代巡送学考取的么？”公曰：“然。”其时有范方伯就道：“向闻生员才思敏捷，予有一联口对，敢烦一对何如？”于公即请示题。范方伯乃指佛坐言曰：“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公即对曰：“一介书生，攀凤攀龙攀桂子。”三司闻对，皆大惊喜，啧啧者数声。即令吏役携酒一席，并折席银三两，送公回家。公乃辞谢出寺。寺门外有许多军兵，一见公得赏酒席、礼仪，一齐围住问曰：“小先生作何文何对，有此厚席礼物？”于公曰：“三司出一对曰：‘三尊太佛，坐狮坐象坐莲花。’吾即对曰：‘一伙小军，偷狗偷鸡偷茺菜。’”众人闻言，知其戏侮，皆大笑，不敢复问。

吏人送公回家。明日即将席仪买办物品，祭奠祖宗。祭毕，公竟到馆中读书，又不觉八个月矣。时当岁毕，公乃收拾书籍，回见父母。省拜毕，抬起头来看，见父面有愠色。公即跪下，复问其故。其母刘氏，以岁迫家窘之事言之。公即起慰曰：“父母且请宽心，儿自有措置。”乃别父母，一途行到布政司来。正值范公坐堂，公即趋见范布政。布政一见公谒，心中甚喜，忙问曰：“生员为何事到此？”公即禀曰：“生员向蒙老大人珍惠，数月在远处攻书，未及叩谢。近因岁逼回家省亲，生员见父母有忧色，知为家寒岁迫，百物无措。不瞒老大人说，虽薪水亦不能给。生员心下皇皇，敢来叩谒大人。闻老大人今年黄历颇多，欲求数块货卖，聊充薪水，供膳二亲。乞老大人怜而赐之。”范公闻言，即令书吏取绵纸黄历数十块送公。公正欲辞谢而出，范公又曰：“春间昭庆寺中所对，足见贤契奇才。今日予见历，因思一联请教。”公即请示题。范公即将黄历为题目：“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昼夜不长不短。”于公即对曰：“三年一闰，五年再闰，阴阳无错无差。”范公见对，极加称赏，即命库吏取银十二两，送公为薪米之费。公乃辞谢而出，归家奉养二亲。

明岁，仍往湖州读书。荏苒间，不觉又过三载矣。一日，新提学到任。人传言，宗师颇立崖岸，甚是严肃。于公闻知，急急赶回。适值提学落学，公忙整衣巾进内参见。礼毕，见诸友排立两旁，默无一语，若有所思。于公心中默忖曰：“人言宗师颇作严峻，今日观之，信不诬也。”提学看见于公，大声言曰：“此生员何独来迟？”于公上前禀曰：“生员处馆湖州，故此来迟。乞宗师情谅。”提学曰：“此事吾已不较。适才吾进学宫，见泮池中一小蛇浮游水面，弯曲之形，有类带草之字，因出一联与诸生对。出之已久，尚未有人对。汝能对得，即为优等。”于公曰：“请宗师示题。”提学曰：“吾所出者：蛇游水面，斜弯一似草之形。”公不待思索，即对曰：“雁步沙堤，倒写两行真个字。”提学与众友闻对，尽皆钦服。提学即令生员皆要背诵《太祖卧碑》，着几个生员背诵，又复掣签讲书。头一签，掣着孔宗道讲《中庸》“天命之谓性”三节。第二签刚掣于公。公见掣着，即上前禀曰：“蒙宗师命诸生讲书，不过窗下记熟套几章，虚应故事。适才蒙宗师已命诸生们背诵《太祖卧碑》，而我朝太祖之圣训《大诰》诸篇，正当令诸生们捧诵讲习。他日出仕，动导循圣典。望宗师少假片时，待生员宣讲了圣诰，以新诸生耳目。”禀毕，公即将前太祖《大诰》首篇，朗朗背讲，大阐洪猷，引诸一切圣典，声若洪钟，谈如悬河，叠叠不倦，听者耸然。提学初闻讲《大诰》，间亦起身立听。不意于公阐发奥旨，讲论不息，提学自己身体觉倦，乃命止之。公曰：“此圣诰不可中辍。”言罢又讲，精神倍增，言言不竭。提学见之，词色甚温，谓公曰：“子青年若是英才也，宜自慎重。”遂给纸十刀、笔数帖与公，深加爱敬。诸友亦皆钦羨而退。

挨过年余，时永乐十二年圣寿节。国初，习仪拜牌，不限定礼生赞礼，亦不拘增广廩膳，但学中选声音洪亮者喝礼，时学中遂推于公、孙祐二人赞礼。正拜舞之际，忽然一宪官失蹉倾跌在

半边，于公一见，即大声喝某官失仪。斯言一出，众官相顾惊骇。此官回归，不出理事，恐抚按有说。当日提学亦在，见公喝出，心甚不安。即令人唤公到校，曰：“汝才思虽宏，自宜慎緘。为何把一宪官迅口胡言，凭自己意喝将出来，于学校体面何如？”于公见说，即忙答曰：“生员一见，动触于中。自古云：‘天颜万里，敬如咫尺。’为臣子事君朝拜，当战战兢兢，如临如在，若其不敬，徒有设拜之仪矣！今承宗师教戒，敢不惟命是从。生员不与为证便了。”提学素奇公才，又见公皆是满腔事君忠义之言，遂以好言慰之而出。

于公此后，自知豪气太过，恐人暗挤，遂辞告父母，往姑苏游学，带一仆于康来到苏州虎丘山。盘桓数日，行过虎丘数十里之程，忽见小桥曲径、树木幽静之处，闻得朗朗读书之声。公遂与仆寻径而进，果然好座山庄，清幽书馆。于公看毕，乃曰：“此处幽雅，正是读书之所。”咳嗽数声，则见衡门开响，一小童从内出来，问道：“相公何来？”于公曰：“从杭州而来。”小童忙道：“我家相公今早对唐相公说：‘昨梦甚佳，今日必有远客到临。’如今果然。”于公乃谓小童曰：“烦汝通报一声。”小童领诺，进不多时，少刻走出两人，唐巾素服，儒雅超群。不知何人，观下传可知也。

第三回

虎丘山良朋偶会 星宿阁妖魅惊逃

于公见内边走出二人，甚是儒雅，忙整衣冠相见。二人接进馆中，各施礼毕；三人分宾而坐。于公曰：“小弟因游虎丘，不意往贵馆经过，闻得书声清朗，必有良友读书，遂尔轻造。多罪！多罪！”二人答曰：“蒙兄远临垂顾，实乃三生有幸。”于公即问曰：“二兄尊姓大名？”右首者答曰：“小弟姓徐，名理，字元玉。这位是吾表兄，姓段，名民，字济世。因承外祖之姓，姓唐，故乡人称为唐济世。皆此处人氏。”于公闻徐理之言，即问徐曰：“小弟尝闻姑苏称徐奇童者，必是兄也。”徐理曰：“不敢。”唐段民即答曰：“此正是表弟。”唐、徐二人问曰：“敢问尊兄高姓大名？何处人也？”公答曰：“小弟姓于，名谦，杭州人氏。”唐、徐闻言，忙起问曰：“莫非遇代巡对‘赤帝子斩蛇当道’之于神童乎？”公曰：“不敢。”唐、徐称曰：“闻名久矣！何幸有缘，得兄远顾，实乃三生有幸。”二人复问曰：“尊兄远临，必有何事？”于公即将前事说知。二人曰：“足见兄忠心触发，豪气过人。若如此，兄居鄙馆月余何如？”于公曰：“贵馆清幽，二兄高品，正是读书有益。今得请教，何幸如之。”遂唤于康，行装内取银伍两，送与徐、唐，曰：

“微物权为薪水之费。”二人再三固辞不受。于公曰：“若不肯受，是见却弟也。”二人方始受之。于公遂与徐、段二友或讲论经书，或商榷古典，或作文章，皆有高出人意表之才，彼此深为有益。在馆三月，将近年终，于公欲回家来。二人固留不住，只得钱别。于公曰：“在此相扰多时，何以克当。”又唤于康取银贰两，送与徐、段二人。二人立誓不受，曰：“蒙兄雅教，感惠多矣。安敢受此。如兄不弃，明春专候兄来教益，足仰盛情。”遂相送数程，各各相别而归。

徐、段二公送于公回至中途，忽见一道流，丰神秀丽，骨格清奇，飘飘然若当地之神仙。道流对二人曰：“二公送一友去，又有一友来陪伴也。”二人闻言，顾羽流曰：“仙长何来？有何见教？”羽流曰：“二公肯留小道时，当道府稟知。”二人允诺，即与同行。羽流心悅，即同到馆。施礼毕，徐、唐二人问曰：“仙长何处人也？高姓尊号？”羽流答曰：“小道终南山人也。姓乌，名元运，号玄虚子。”徐、段二公见乌道丰姿磊落，谈论多玄，遂留而馆谷之，不题。

且谈于公自回家中，过了新正，时永乐十四年也。意欲复往姑苏，时有朋友高得旻、王大用、王尚质、李潜、刘士亨等，来拉公于慧安寺看书，遂不复游苏州。当日众友初集，各出分金，治酒于西湖舟中。酒至中巡，众友齐上湖堤，少步片时。公至桑林之间，因见人剪伐桑枝，于公有感于怀，遂吟诗一首曰：

一年两度伐枝柯，万木丛中苦最多。

为国为民皆是汝，却教桃李听笙歌。

公吟诗毕，复同众入席饮酒。是日畅饮，大醉而归。来到寺中门首，有一太保神塑像于门首。公乘醉中见之，乃大喝曰：“如何见我，来不跪接？可恶，可恶！明日罚你到岭南充军。”于公一头说，一边走进书房中去安歇，不题。